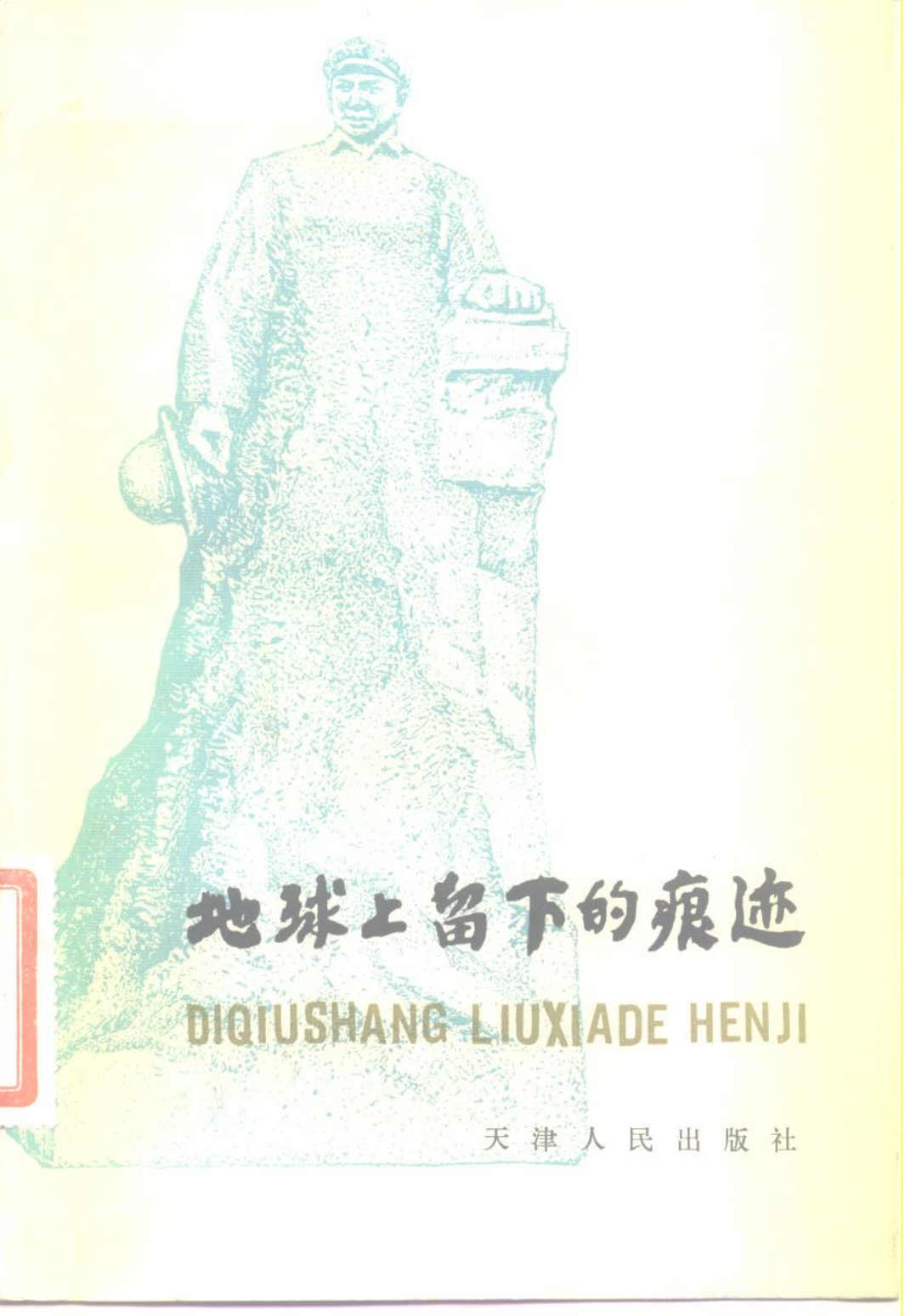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地球上留下的痕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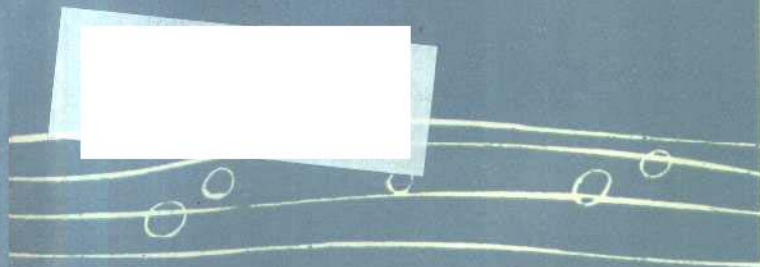
DIQIUSHANG LIUXIADE HENJI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1253/61

地球上留下的痕迹

献给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的铁道兵



地球上留下的痕迹

朱振声 冉淮南 等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插页2 207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统一书号： 3072·590

定 价： 0.99元

序

这是一本反映铁道兵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的报告文学集。

引滦入津工程是解决天津人民生活、工业用水的大工程。通过报刊电台的报道，这项巨大工程不仅为国内人民所关注，而且也为国际人士所瞩目。开挖二十里隧洞，引水穿山，是由驻津部队和铁道兵来担任的。这两支战无不胜的部队，都是经过党的长期培育成长起来，有着光荣传统，多少年来一直为民造福的人民子弟兵。引水隧洞已于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胜利贯通，并将于“十一”正式通水。这首先归功于天津市和河北省广大人民，归功于参加建设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。随后，还有许多善后工程，需要进一步扩展。在水流经过的地方均将受益，而且不断美化成风景区。

我们从中看到，完成任何一项巨大工程，只要中央下了决心，有单位负责抓总，就会保质保量一气呵成，而且能提前竣工。节约时间就是节约资金，引滦入津工程为基本建设工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还要善始善终。古语云：行百里半九十。不要以为大江大河都过去了，如稍有疏忽，小河也会翻船的。后期工程需要继

续努力完成，做到耐用美观，保质保量，一丝不苟，精雕细刻。

这本报告文学集，反映了铁道兵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的先进事迹，写出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忘我牺牲的拚搏精神。给全体铁道兵增加了光荣，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，教育我们大家总结经验，继续前进。

在引水隧洞中，有的优秀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我们永远怀念他们，发扬烈士为民造福、勇于献身的精神。同时，必须从中吸取教训，做到科学施工，保障人身安全。

这项伟大工程的实现，既是物质文明建设，也是精神文明建设。千年大计，载入史册，将在地球上留下永不泯灭的痕迹。

这本报告文学集反映的“引滦精神”，将鼓舞我们为四化开创新局面，做出新贡献。

吕正操

一九八三年四月

目 录

滦河水南流	朱振声 (1)
这是爱的交响曲	李武兵 (38)
人们不会忘记他	李克威 (54)
三百二十级石阶	朱海燕 (67)
让大家放心的人	王端阳 (80)
他永远挺立着	姜志涛 (91)
雄风虎威	吴炳晶 (102)
生命之火	崔金生 (109)
出生入死	刘 屏 (121)
老兵	张知行 (132)
青春	宋安娜 (140)
你们是功臣	宋曙光 (150)
在安全与死亡之间	崔金生 (160)
引水洞内的报告	倪金元 (171)
引水洞外的故事	孟广顺 周万义 (180)
家常篇	严歌苓 (189)
蚕	王 欣 (203)
烛	赵 强 孟广顺 (211)
没有新娘的婚礼	冯复加 (217)
副团长和他的孩子	吕希杉 (225)

一个技术股长的日记	王孟强 崔金生 (236)
月照东山	艾文会 (250)
实验之光	陈远谋 朱海燕 (255)
用武之地	吴克鲁 (267)
地球上留下的痕迹	冉淮舟 (275)

滦河水南流

朱 振 声

读者！献给您的是篇没有文学的报告，只不过记录了参加引滦入津工程的一支部队的经历，一些军威不倒的“老铁”——铁道兵的经历。

引滦入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它通过一系列水库、水闸、水渠和目前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，接通两大水系，把东流的滦河水引向南去，以解天津水荒。工程规模之大，称得上是我国水利建设史上一大壮举。

引滦入津的关键工程是长达九千六百九十米的穿山引水隧洞，铁道兵某师担负了其中七千二百一十米的开掘任务。这个师三十年来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不期今日抵达津门，在困难的条件下，担负了困难的任务。试问，他们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吗？能打通隧洞，引滦水南流入津吗？

一 分水岭

瞧，他们来了。头上戴着羊皮大帽，身披雪花，扛着背包，抬着帐篷，咔嚓嚓踏开一条雪沟，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开到了滦河水系与海河水系的分水岭。

他们看上去很高兴，四顾茫茫雪野，只有那拔地而起的景忠山象一座屏风挡住纷纷扬扬的雪花。但没啥，总算看到了

山，看到了水，山那面还有人家，有两缕炊烟贴在白皑皑的山坡上。对于铁道兵来讲，这些就足够了。比起内蒙科尔沁草原，已有天壤之别了。这地方离北京不算远，只一百八十多公里，离天津二百多公里，离唐山八十多公里，是京、津、唐的中心哩！四百年前，明朝大将戚继光镇守蓟州、卫戍京师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大本营放在这里，名曰“三屯营”，旧址就在引水隧洞之侧。年轻的战士不知哪来那么大精神头，他们喊哩咔嚓扒开积雪，吆喝一声，架起帐篷，还有剩余精力去爬景忠山哩！

“莫跑，莫跑，赶快安家快开工！”

副师长汲乃英，一位山东大汉，拄根棍子在雪地里来回奔走，挨个工点督促：“要抓紧，再抓紧，这个任务可是了不得！”

“放心，不就个山洞吗，对老铁是小菜一碟！”

“吹牛！你别小看它，咱可是立了军令状的！”

原来，去年他们就风闻天津缺水，许多工厂被迫停工，居民定量供水，街头巷尾议论的都是水，水，水！于是，中央下决心引滦入津。铁道兵曾在天津参加过抗震救灾，这次任务又落到了铁道兵头上。一开始汲乃英副师长没大在意，也和战士们说的一样：“不就个山洞嘛！”可是，当他带领考察组到现场一看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气。好家伙，什么引水洞，实际比铁路隧道还大呢，长度也超过国内任何引水隧洞，山洞本身长达十公里，连同穿过横河与黎河的管洞共长十三公里，相当于北京的一条地下铁道哩！工期呢，全部工程要求两年完成。汲乃英副师长连连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按目前国际国内隧道施工水平，这么大的长洞子至少得五年，两年不行！”

“行，铁道兵行！”工程指挥部的一位领导人恭维说，“你们修过成昆线，打过无数山洞，有经验，大家信得过你们。”

当汲乃英他们还在工期上犹豫的时候，这位领导人又说七天后举行引滦隧洞施工方案审议会，请他们带上自己的方案参加。末了客气地说：“请你们务必考虑周密些。特别是在工期上，可能其他单位也准备了自己的方案。”

“呵，要竞赛哇！”送走这位领导人，汲乃英向副总工程师张学施说，“看来要考状元哩！”

张副总微笑：“我们天津人（他是天津人）讲实际，友谊归友谊，经济归经济，到了还是要择优录取。”

“那好，准备应试！”军人的荣誉感激发了汲乃英，他下令考察组七天内不许外出，全体关在旅馆里准备答卷。还好，来的都是干将，又对现场进行过仔细勘察，大家一齐动手，七天足不出户，如期突击出来了整套施工方案，包括施工组织、兵力配备、工期、预算、物资、机械等等，一一列出清单，画出图纸。他们就带上这份答卷准时赶到会场应试。

此时，会议厅里已端坐着一百多位“主考”和“监考”，有水利部、天津市的领导，有设计院、科学院、水利工程局、铁路工程局、工程兵、基建工程兵的专家和总工程师，都是基本建设方面的行家。汲乃英他们被安排在最先“交卷”。张学施应声走上台，铺开图纸，不慌不忙一气讲了两个小时，中间包括回答各方面专家的提问。在关键性的工期问题上，他回答得很肯定，这事先打电话请示了远在内蒙的师长和政委，两位答复很干脆：要么别承担，要么满足人家要求，两年就两年，对部队也是个促进嘛！

张学施汇报完毕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
汲乃英心头一跳：噫，难道还不及格？

“主考”催问：“各位对铁道兵方案有何意见？”

回答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“主考”又问：“谁还有方案？请拿出来！”

没人吭声。接着又是一阵热烈掌声……

还是那位领导人，此时离席站起和汲乃英热烈握手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我说铁道兵行嘛，看，这不是你们自己也保证两年打通呵，哈哈！”

这时，汲乃英才发觉“上当”了，可是，他已在众目睽睽之下立下军令状。当然，这个军令状是该立的。

汲乃英回到部队说：“咱们既然向天津保证了，就要说到做到，这关系到解放军的声誉，也关系到引滦全局。天津七百万人民在盼着滦河水啊！”

他提前赶到工地，指挥部队进场、安家、选点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工程时间表。有道是：“三九、四九，冰死老狗。”可几个斜井偏偏赶在数九严冬破冰进洞。看到七连连长带着部队泡在泥潭里刨冰铲雪挖拉沟，一身泥水，一身冰渣，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，手也叫冰碴子划开一道道血口，身经百战的汲乃英眼圈儿也红了，泪珠在眼眶里滚动……

雪花与铁锹齐飞，艰苦和欢乐与共。隧洞在新年的锣鼓声中开工，在春节的鞭炮声中进洞。待到冰消雪化、春暖花开的三月，局面已经初步打开：拉沟挖开了，压风站建起来了，十二口斜井陆续打到正洞了。站在高高的景忠山上往下瞧，北起长城，南到西铺，在一条十几公里长的狭窄地带，营帐相连，旌旗飘舞，炮声隆隆，那气派胜过当年戚继光的大营哩！汲乃英松了一口气：嘻，头三脚总算踢开了，最困难的日子过去啰！

“不见得。”身边副科长摇头，“兴许最困难的日子才开始哩！”

“没的话！我了解我们部队，再困难的任务也不怕，一声令下，刀山火海也能趟过去！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解放军的军威！”

“假如变成老百姓呢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嗯……”

山下卷起一溜烟尘，一辆北京吉普开到，从车上下下来一位步履稳重的中年军人，是师长刘敏，他从内蒙霍林河畔来到了引滦工地指挥所。

“师长，你来得正好！”汲乃英不等刘敏站定，劈面就说，“你瞧他胡诌些什么，他说咱们要脱军服，要成老百姓哩！”

刘敏眼望副科长：“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？”

“从北京的战友那里。”副科长斗胆说，他刚从北京开会回来，那里党、政、军机关正在精简机构，改革体制，不但中央有些部要合并，有些军、兵种也要变动。“据说铁道兵弄不好要离开军队序列，编到地方去咧！”

“没那事！”汲乃英断然否认，“师长，你说呢？”

刘敏未置可否，只淡然一笑，走上山去。

“哎，你别走呵！”汲乃英追上，“怎么，你相信……”

“无风不起浪。”刘敏站住，看看左右，小声说，“军队的精简和改革看来势在必行，有可能改到咱们头上。要有这种准备，牺牲小我，服从大局。”

“噢，这么说真的要——”

一个晴天霹雳，轰的汲乃英目瞪口呆。继而蹭蹭来回走动，终于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……

刘敏搔搔他：“哎，注意点，那边有部队。”

“部队？”汲乃英抹把泪说，“我看往后部队还怎么带，任务怎么办？我的师长同志！”

刘敏没有回答，默立山头，仰望苍穹。

许久，刘敏低声自语：“分水岭啊分水岭，你真个成了老铁的分水岭啦！下一步是如何越过这座分水岭！”

二 霜后的茄子——蔫啦

党委会。师的神经中枢。名曰讨论工程部署，实际议论的中心还是那个可怕的风声。

他们不得不议。兵法云：士以气胜。何况是这样艰难的工程，没有一股子高昂的士气，何以斩关夺险、贯通地下长廊呢？可风声恰恰是在动摇士气，削弱军威。因此，师的主要领导都从内蒙来到引滦工地，连续召开会议，一个一个连队做工作，了解、分析、研究部队思想动向。

然而，传言依然通过各种渠道源源而来。

“哎，听说这次整编也有铁道兵，你们师到哪去？我看够呛！”老乡的通报。

“从下一季度起，你们汽车不能从这条路上跑，要跑交钱，不是军车了嘛！”司机们在捎话。

“回来吧，我求你！与其集体转业，还不如及早回家！”妻子的来信……

冲击波有如潮水一般漫来，他们象霜打后的茄子——蔫啦！

——星期天，参谋长到三连检查内务，帐篷里空空荡荡，人没啦，上山啦！是爬景忠山去登高远望，一抒胸臆呢，还是步戚继光之后尘，凭吊千古，长歌当哭？

——八连连排干部集体打了转业报告：“我们是履行义务，保卫祖国而来的，要叫就地改编，还不如解甲归田！”

——统计员送来报表：工程进度直线下降！不但九号井，五、六、七号井也裹足不前。连一开始上得很猛，大有和全师叫阵之势的十五号井，也站下来了！

“不行，得赶紧抓！”汲乃英接过统计表，手都抖了。别看他在师长面前发牢骚，真个瞅见工程站下来，那比掏他心还疼。

“同志，咱们是立了军令状的，这样下去怎么向天津人民交待啊！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！”团长叹口气，“塌方啰！上游下游都塌方啰！”

“组织部队抢啊！”政委鼓励说，“你们过去抢塌方很有一套嘛！”

“那是过去，有解放军的士气，解放军的作风。现在嘛——”他摇摇头，“现在谁还来卖命？”

“现在好啦！”另一位团长揶揄说，“从今以后甭担惊受怕，可以回家去享享福啦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”政委火了，敲桌制止。他前不久才从青藏线调到这个师，高原八年，格尔木的风沙染白了双鬓，血压达到高压一百八，一生气更易激动。“我说咱们同志不要光看自己，要看全局。这次改革是全军性的，目的是加速军队的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，咱们要从军队全局着想啊。”

“可谁为咱们着想？”团长陡地站起，愤愤地说，“咱们每个人背后还有一摊人，每个人又都有一家老小！这些年跟着部队今天这里，明天那里，到处游击，至今还没个基地，老婆孩子撒得到处都是。一声喊改，他们怎么办，搁到哪去？”

“怕什么，都在中国。”师长刘敏回他一句，合上了笔记本。刘敏一个突出特点是稳，任局面纷乱紧迫，他总不动声色。在整个会议进行中，他很少发言，只是听，包括那些激烈的，冲动的，带有感情色彩的讲话，他也未打断，抽着烟，静静地听着，偶尔记下些什么。他转而向大家说：“哎，你们继续说啊，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！”

沉默。大家反而不说了，盯着师长。

“你们都不说，那我就说了。”刘敏说，“我先告诉你们个消息，昨天接到总指挥电话，他说对河的步兵师准备和咱们开展竞赛哩！”

“什么，步兵师要和咱们竞赛？”

象一勺水洒在油锅里，会议炸了！本来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，一时议论纷纷。

这个步兵师，驻扎天津，和天津人民一起，饱尝了缺水之苦。听说引滦入津，十分兴奋，主动提出要助一臂之力，为天津人民做件好事。盛情难却，市委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总指挥亲自找刘敏商量，把引滦隧洞割出一段，约四分之一，给了这个步兵师，两个师共同战斗在一条隧洞。

步兵师虽然没有打过山洞，但是谦虚好学，军长、师长亲自带领各级干部到铁道兵工地参观、学习。山洞怎么打，斜井挖多大，轨道铺在哪，副军长亲自用皮尺量，一一记在本上，画在图上，回去照样干。那个认真劲儿呵，就象当年铁道兵由步兵改编时一个样。开头，使惯了机枪的步兵开风枪，免不了有些笨手笨脚，进度不快。为此，刘敏他们先后派出一批工程师、技术员、风枪手去支援，还担心步兵师会拖工程的后腿哩！谁料到，不久，步兵师的进度蹭蹭撵上来啦！用刘敏的话

说：“他们不愧是野战军，有股战斗作风，学得快，上得快，很快打开了局面。可咱们呢，还在这摆功劳，诉委屈，停滞不前。现在老大哥部队来促咱们了，大家说，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——嗨！”干部们面面相觑，无言以答。

沉默，又一阵难堪的沉默。

屋里静下，外面炮声和喇叭声却破窗而入，雄壮，高昂，热烈，听得出是河那边的步兵师在挑灯夜战。那个热情的女兵在广播里呐喊助威：“同志们，向前进，再接再厉，开创引滦工程新局面！打出解放军的军威……”

跟着响起嘹亮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：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

多么熟悉的歌声！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唱了多少年，唱了大半生！可现在听来却格外亲切，格外动情——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的感情。

“嗨，瞧人家多么气派，多么威风！”有人叹息。

“他怎么早不赛、晚不赛，偏偏赶在这时候来竞赛啊！”有人焦急。

“是啊，不是时候。”刘敏略带嘲弄地说，“是不是让我们报告总指挥，咱们师已经不行，自甘认输，请求免战了？”

这时值班参谋进来报告：“总指挥已经到了工地，明天在现场召开工程会议，请刘师长、汲副师长准时参加。”

三 总指挥到来

刘敏和汲乃英硬着头皮来到指挥所，总指挥已经在屋里等候他们。

这位市长兼总指挥，虽然没有带过兵，却很会用兵，这除

去他熟悉基本建设规律，领导内行，很重要的是他办事果断，雷厉风行，颇有军人作风。在指挥部成立后第一次会议上，讨论开工准备，事情千头万绪，要求又很急迫，包括勘测、设计、部队进场、土地征购、物资调拨等等，涉及到许多单位。单位之间互相扯皮，都管，又都不管。要求机器及早运来，可主管的副局长说：“不行呵，这个我说了不算，我负不起责，我还要请示……”

总指挥脸一沉：“那好，你请回，换一位能负责的局长来。”

全场哑然。副局长瞠目结舌，不知所措……

总指挥激动地说：“现在办个事情真叫难，修一个厕所要盖三十二个公章，办一个商业网点要一百一十六道手续，谁都着急，谁也没辙。一筐螃蟹，你勾着我，我压着你，谁也出不来，急得吐沫。凭这一套能搞成四化吗？不行！”说到这他转向部队干部：“我就喜欢解放军的战斗作风，指到哪，打到哪，说一不二，雷厉风行。所以，我把关键性的隧洞工程交给解放军。”

从此，引滦工地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计划、命令行事，一经决定的事情，任何人都不得推诿、扯皮，更不许挡道。可现在——刘敏一想到自己的处境，真有点怕见总指挥啊！他和汲乃英进入会场后谁也不招呼，悄不言声找个角落坐下，尽量离总指挥远些。

但总指挥还是发现了他们：“哎，老刘、老汲，坐近点，看样子你们气色不大好呵！”

汲乃英老实承认：“嗯，是有点不大来劲。”

“是吗？”总指挥开玩笑说，“这好办，回头给你们来一服兴奋剂！”

他俩还没明白什么“兴奋剂”，人已到齐，会议开始了。